



淺談看經

圓香

我們要想研究經論，最好先選請幾部經典來諷誦，如楞嚴經、金剛經之類、縱然不能背誦，也須熟讀。若是對文字上的意義，沒有什麼不瞭解的，就不必急着先看前賢古德的疏鈔註釋，或世俗學人的研究論著，以免造成先入爲主的成見，因而自塞悟門，甚至他人有錯，自己也跟着錯。

在佛門中，除了心經以外，恐怕要算釋註金剛經的論述最多了，自古到今，總在數百家以上。而金剛經的原文，不過五千多字而已，但一家的註釋，就有超過十數萬言的，以個人所見，近代江味農老居士的「金剛經講義」，字數最多，也最詳細，說理也最週密。

大凡看過佛門經典的居士或世俗學人，都知每部經的首句，必是「如是我聞」，自來講經的法師，註釋的大德，各就已見，一再發揮，僅這簡單的一句話，就能講上好幾天，江老居士也不例外，費了不少口舌，用了不少筆墨，「我」如何如何，「是」又如何如何，甚至說，「此中我字」，是常樂我淨的我，「聞」是返聞自性的聞，其實若是直解，却非常單純。這句話的由來，本是佛陀的遺囑，就是佛陀入涅槃的前夕，阿難尊者，惟恐將來結集遺教，被衆生誤會是自己的言說，不能使人信受奉行，特請問佛陀，該怎麼辦？佛陀囑咐他，在集結一部經之前，先加以「如是我聞」的聲明，也就是宣示大眾，我所說的，並不是我的意思，這些都是我親自聽佛說的，我不過是覆誦罷了。接着並列舉當時一起恭聽的羅漢以及菩薩德號，以證明自己的聲明，決不是故意假託，是實實在在的，這不是很單純麼？如果用現代語來說

，就是「這樣的教法，是我親自聽佛說的。」金剛經是如此，其他的佛經，都是如此。至於「一時」二字，也和我們通常所講的「有一天」，沒有很大的差別，若說要作「十世古今，不離當念，亦即三際心不可得來會」，就未免玄了一些。可是在註釋家的筆下，就說起來話長了，「一時」二字，也可說上大半天，反使人成了文字障，終生在文字上轉圈子，在章句上做活計。若真欲體解經義，獲得真實受用，直解也就可以了。宗門六祖慧能大師，所以示現不識文字，想來正是針對這一弊端吧！他祇聽人誦讀金剛經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就忽然悟入，何曾看過註釋來着。

我們再往下讀，如「世尊食時，着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時老長須菩提，在大衆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。希有世尊！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，世尊！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」這一大段經文，並非佛說，祇是阿難說明佛陀講金剛經的因緣，若作直解，也是很單純的，這是佛陀說法的常規，每有教示，必先有當機請求說法。無問自說的雖有，但多是有特殊的因緣，絕大多數是先請而後說，也是重法的意思。金剛經屬於般若，說的全是「空」理，由解空第一的大弟子須菩提當機請法，自是理所當然。文中自「世尊食時」至「敷座而坐」，是佛陀的生活規律，自「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」

（下轉第15頁）

上進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佛道三阿僧祇雖遠，豈無到達之日乎？羅居士深體斯旨，故於學佛重解，亦重行也。晤談之下，頗能相契，亦因緣前定歟？遂請余講大乘起信論，於光明講堂，每星期一次，初未擬流通，隨緣講學，講了卽了，金剛經云：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余亦本斯意。也應如飛鴻，雖飛長空，不留指爪，何計東西？蔣元啓夫人，程懿德女士，文學頗有造就，聽余講而善之，以錄音機，錄余所講，介紹林大成居士；居士曾於抗戰前勝利後任天津大公報記者多年，國學基礎，水準甚高，聽余錄音，似乎不俗，深覺有一記之價值，乃寫成文，文筆流利，造句不凡。深入淺出，引人入勝，余閱其文，歡喜無量，受大激發，善根深厚，慧質天成，非於一佛二佛，三四五佛種種善根，乃於無量百千佛所，種大善根也，並笑謂云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，求善價而沽諸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價者也，其居士之謂乎？佛學雖深，切磋琢磨，一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用功日久，必能一旦豁然貫通。居士既能如斯發心，余亦不敢疏庸偷懶，爲於可爲時則從，爲於不可爲時則不從，今日乃爲其可爲，而非爲其不可爲，善始善終，大乘起信講記，卽在彼此，深具信心，一日不成，一日不容稍懈，互相鼓勵下而成也。

世界愈過愈亂，而人心則愈變愈壞，廿世紀科學時代，物質雖進步，而人心則大退步，曾憶抗戰前，人心雖不能比古，然假仁假義，尙能彼此，互相保持，不致過露真相。日寇侵華，八年抗戰，人心大變，人人均望抗戰勝利，已壞人心，或可好轉，孰知大謬不然！不唯不能改轉，反更轉壞，出人意料，又一變也。及至大陸變色，人心又變，一變再變，如水就下，不可收拾；由青色而灰色，由灰色而深灰色，由深灰而成漆黑，迄至今日，不可聞問，已成黑良心矣！嗚呼！欲挽回劫運，非改正人心不爲功，改正人心，又非佛法不能徹底，所謂心病終須心藥治也，西方國家，迷於物質。爲物質所困，知物質不能解除精神痛苦，物質愈豐，精神愈困，乃改而探討佛學，知佛學爲治精神痛苦對症良藥，佛學在西方，能受人歡迎者，亦在此也。

頃接大成居士來書云：欲以大乘起信論講記，一人發心，獨

印千部，流通問世，索序於余，流通佛法，有利於世道人心，三布施中，法布施最，故叙其始末，知佛法因緣，固不可思議也。以此功德，迴向居士全家，現生增福延壽，消災免難，歷代先亡，早生極樂，並祈人心向善，世界和平，十方法界，轉染成淨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，是爲序。

一九七五年八月

敏智叙於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

（上接第17頁 淺談看經）

至「如何降伏其心」。這是弟子請法，如來施教的常禮，須菩提請法的時候，先讚頌世尊，也是應有的禮數，不一定要另有特殊的含義。但在古德的註釋中，就不這般簡單了。照講義上說，希有二字，「乃正指般若波羅密而言」。就不是初學能夠理解哪。至於「須菩提因見佛穿衣吃飯等」，忽然「得見諸相非相，卽見如來」等等妙理，才對佛陀讚嘆，進而代衆生請法，這樣的推演，恐怕多少是變了後來宗門的影響，當時不一定有這許多含義。

如果爲了悟理而讀經，最好還是用平常心，不要費太多的精神向玄奧上去推求。佛陀說教，是稱性而談，直心而說，衆生皆當直心而聽，直心而誦，直心求解，不可捨近而求遠。金剛經的要義，在於須菩提的一問，也就是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以後就是佛陀針對這一問題的反復開示，我們當用全副精神，從開示中去體解大道，然而佛陀翻來覆去，橫說豎說，種種譬喻，種種較量，無非教人「無住生心」而已，若問無住生心，到底也還有相狀沒有，這就教人沒有開口處了。佛陀雖然嘮嘮叨叨，說得唇焦舌爛，仍沒有道着隻字，所以佛陀自己也說：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卽爲謗佛。」又說：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其實無住生心一句，仍是多餘，到底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會了麼，不會，請端心正坐，將金剛經去誦讀千萬遍，當可得個入處，不勞費心，自可一通百了。